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二十一

史部

晉書卷九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
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
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

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

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
而齊驚揚玉軼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
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
張發雕龍於綈縑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
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
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
道舉備乎典奧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

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藩夏連輝頡頏名輩並
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
聲茂迹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
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埜會川沖埒美前修垂
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
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為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

夏侯玄有盛名貞詣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

帝為撫軍大將軍以為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

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

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更運應錄受符陶唐既謝天厯

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

飛文以豹變玄澤旁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

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蓂

莢載芬率土咸寧人胥悅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

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
功其恭惟何昧旦丕顯無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
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
罔不被化莫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
忘遐越常重譯充牣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
品外威四賓順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
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
矢斯具發彼互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

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羣后無懈于位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為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為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

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
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
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
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
闕哉遂為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
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
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
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

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
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
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
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氲蚊行蠕動方聚類分鱗
殊族別羽毛異羣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
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
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
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

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
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
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軒
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
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
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
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
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

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趾扶桑高於萬仞尋木長
于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據于辰巳於是八十一域
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
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充帶河洛揚有
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
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
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
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

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
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
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羣生而載育人託命
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
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其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
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缺豈斯
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夸
闊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

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
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為嘯賦曰逸羣公子體
奇好異教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
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
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
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
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躊躇步
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

鬱而燦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
清集長風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
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
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
隨吟大而不誇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竿笙優潤和於瑟
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
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
唱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

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驚而激揚情既思
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
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拊而抗首嘈
長引而慘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
柔撓或澎湃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洄咧繚眇而清昶逸
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飈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
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
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

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
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
埃靄之溷濁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
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蘭之猗
靡蔭修竹之蟬蛸乃吟詠而發歎聲驛驛而響連舒蓄
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
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礧礧
震隱訇磕唧嘈發徵則隆冬熙烝騁羽則嚴霜夏凋動

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
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
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
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綿駒結舌
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欽手
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儼
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
至極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

徵為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充等叅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

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為事造齊都賦
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
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
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
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
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
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為賦
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

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傳辭會義抑多精
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
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
聊以餘思為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邕之於典
引也陳留衛瓘又為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
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
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
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為之都序中

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為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為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

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問命為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

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

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潁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
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
乃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闕而歎梁
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
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讌辭倫好經迥路造
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
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攸隔或乃迴風
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

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
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
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
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
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劒今將殖橘柚於
玄朔榮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
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
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

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
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
覩極聽修原則掩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
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
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
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
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
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

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
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
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
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
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遠離
隔矣甄甄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
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
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

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
精辯有縱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
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
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
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
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

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為羊祜所器重入為太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為時所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

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為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篡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為太傅參軍永嘉末卒

棗據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難改焉父叔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為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為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

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
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為襄城太守弟嵩
字臺產才藝尤美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為石勒所
殺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
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二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
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

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吾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

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鞅舍徒擔而乘丹轂

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
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
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
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
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
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
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
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

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儔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尊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為雅量璫慧者以淺利為鎗鎗胸胎者以無檢為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為高亮韞蠹者以色厚為篤誠菴婪者以博納為通濟眊眊者以難入為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噉閃者得清勦

之聲嗆哮怯畏於謙讓闢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
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
必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
而遠視鼻齟齬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教蔑道素
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
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
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闕其車乘閭寺相其服飾親客陰
參於靖室疏賓徒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

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
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
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
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
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
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
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
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

由德林豐屋部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卻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

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
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
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
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
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
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
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
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

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
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
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
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
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庾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
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

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聞好學九歲能
屬文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為樂安長史在項城
永嘉末為石勒所陷聞母亦沒聞不櫛沐不婚宦絕酒
肉垂二十年鄰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為晉王辟之皆
不行後為太宰西陽王羨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聞
出奔却鑒為司空參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
城內史鑒復請為從事中郎尋召為散騎侍郎領大著
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

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棹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
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
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
芳玉產而絜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驥汗血
苟云竒儔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其秀道率天
貞不議世疾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
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潁山東質清浮磬聲若
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峰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為公方

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
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
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
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
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
繇謦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
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
覩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雋才何補夫心非

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用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
庭摧景飈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
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見弔寄之淶水後
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為太伯立
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為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諡曰
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
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為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為貴士以藏器為峻麟以絕迹標奇松以負霜稱雋是以

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
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巖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
能全真養和夷跡洞庭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
晞冥風弱挺秀容竒發幼齡翰披孺童吐辭則藻落揚
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
鋒固以騰廣莫而萋蒨排素薄而青葱者矣何必以刑
禮為已任申韓為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
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

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扇塵教以自濛負鹽車以顯能飾一已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游不踐綽約之室趨不希駮駟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名目之典覆蕢之量而塞北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若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

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羣物以耦怨雙者乎子不
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竒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
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
此言之名為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
澄虛心於玄圃蔭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儔黃綺鼓滄
川而浪龍鰓者矣蒙竊惑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
曰夫兩儀既闢陰陽汗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
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閭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

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竊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寶也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典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釣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清于川方將舞

黃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閨秀朱草於
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
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觀大年固非管翰
之所述聊敬對以終篇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
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
栢樹嘗為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

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

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為
訓辭莅事則為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
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
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
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為教
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少不覩千
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
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

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
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
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
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
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
我猖狂資生既廣羣盜思通閭閻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已
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
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

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
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
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
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
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
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
之為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
蹟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

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
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
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為
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
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
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止復禮克
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充
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援投

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為大著作郎于
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
貫秘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
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
十首行於世子顥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
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初仕至侍中

袁宏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

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為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

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
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為之懼
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
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
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
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也溫
泣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
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

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
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為三
國名臣頌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
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
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
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
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
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

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
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者不以信誠率衆執
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
時不治故遽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
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
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
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為貴高祖
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

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

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
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
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
譚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
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
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
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
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

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
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
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
前來哲攘袂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
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
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
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
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

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斷主則索契於伯符晚節
曜奇則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
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謬
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
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沉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
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
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
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為之贊曰火德

既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獸雖驚風雲未
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
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停菊英
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頤奇賞要日月在躬隱之
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
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靈終明風槩
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迹邁
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惛惛幕裏算無不經疊疊

通韻跡不斲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智能極物愚足全
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
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
遇履尾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
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疎朗牆岸高嶷忠存軌
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荊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
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
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

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
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人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
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邈
哉太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曲直跡滂
必偽處死匪難理有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
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既同情禮兼到
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
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獸門正言彌啓臨危

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靈獨稟先
覺標榜風流遠期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
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雰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
褐中林鬱為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
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
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
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
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志淵塞媚茲

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
德六合紛紜人心將變烏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
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
掩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
斲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
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
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
由老臣才為世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

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
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鵲鴒
固慎名器伯言寥寥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
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邈遠神和
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點立行以恒匡主以漸清不增
絜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
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莘莘衆賢千
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

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
匱尚想遐風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從桓溫北
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
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鱗於此野
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疾尼父之洞泣似實慟
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
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
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

為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懇
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
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
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府府中呼為袁伏宏心
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
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
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
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

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傅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伏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

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為參軍深加禮接每宴
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
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
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
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
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
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
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

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字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宵暎而毋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

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
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
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偽豪右并
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劔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
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
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內遘陽申之禍逃
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
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

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
庶奄王太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
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沉
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彊江淮之上西向
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
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
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
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

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
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
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遘逆寵
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
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
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下篇曰昔高祖之誅
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
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

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凶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斫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欂櫨高壁連塹負戈擊柝

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
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為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
乎深宮長於膏粱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
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
險之居養以衆彊之盛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
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偽
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乘間幸濟之說日交於側
猾詐錮咎之羣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為亂乎

況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亦迂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修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

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彊
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
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壽陽平以功封聞喜
縣侯除永世令溫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為參軍領華容
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
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
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
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

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榮陽太守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為含州將引含為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

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
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為郡功曹
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
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
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
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
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
無所問溫竒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舍誼擾於

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材織葦為席而居布衣
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舍後至溫問衆坐曰此
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
荆楚而已徵為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
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為郎中令尋徵
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
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官舍有一百雀棲集
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

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為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為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

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為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
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
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賤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
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荊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
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
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
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
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折米劒頭炊仲堪曰百歲老

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
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
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
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
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
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
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
遂密去鍼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

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
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
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
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
如輕雲之蔽日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
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
竊取畫而緘開如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
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

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
為吟咏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
作老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
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
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
桓玄嘗以一柳葉給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
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
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

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
癡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矇記行於世

郭澄之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
補尚書郎出為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
裕引為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
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
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

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
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
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
之美華林羣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
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
太沖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觀而韜
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棗據之

緣情實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李雅摛屬道邁夙
備成德稱為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
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
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
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秘籍踈足下寮
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箴信清壯也
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瞻筆削
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

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
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
通敏延譽清流德興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爰象垂法宮徵流音美哉羣彥揚蕤翰林俱諧振
玉各擅鏘金子安太沖適文綺爛袁庾充愷縉藻霞煥
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晉書卷九十二

晉書卷九十二考證

袁宏傳端委獸門○獸門文選作師門注師門軍門也

晉書卷九十二考證

謹案卷九十一後六行深思聖王苞桑之誠也刊
本誠訛誠據南監本及毛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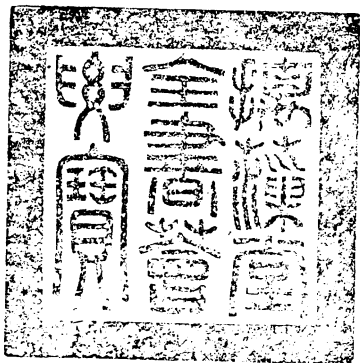
卷九十二第十頁前四行蔡邕之於典引也刊本
邕訛雍今改

第二十八頁前六行仕至侍中刊本中訛郎據南
監本改

第三十頁前二行御員者不以信誠率衆刊本誠
訛哉據南監本改

第三十四頁前二行標榜風流遠期管樂刊本榜
作榜期作明並據文選及監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劉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九十三
四

臣
王杰詳校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一百二十二

史部

晉書卷九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六十三

外戚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
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
位非德舉識慙明愆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

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勒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

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
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
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
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
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
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
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
入列傳其餘即叙其成敗以為外戚篇云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美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

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為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琇為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

喜遊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

黨慕勝已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
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
者為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為有司所貸其
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
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
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既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
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

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薨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祔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謚曰威

王恂

弟虔

愷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鬲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收受貨者皆被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

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
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
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
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為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
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為劉聰所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
以討楊駿勲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

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為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為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

楊文宗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為三公文宗為魏通事郎襲封務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謚

曰穆

羊玄之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為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為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為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虞豫

子肩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肩嗣

肩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豫官以肩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為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肩帝隱忍不問徙肩為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肩為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

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為建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徵為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母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
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威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
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
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為丹陽丞早卒
無男生后而乂終妻裴氏贅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
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封裴氏為高安
鄉君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崇進為廣德縣君裴氏壽
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嘗言於朝曰

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瑑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瑑曰物各有所施榱桷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瑑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

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恒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脩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為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為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娉裒女為妃於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為衛

將軍領中書令哀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

固讓詔以為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徐州之琅邪
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哀總角詣庾亮
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
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
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
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
督刺史如故哀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

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
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勲可以克
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
者大今王略未振萬幾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
帝任賢之道虛已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宜內示私親
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
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
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為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

遐說哀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哀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季龍死哀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哀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

麋寔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寔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
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青楊徐兗豫五州諸
軍事寔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
記寔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偽相
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
請援寔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寔節度軍次代陂
為石遵將李萇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為賊所害
寔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畧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

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遁寇
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
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
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為慕容皝及
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裒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
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裒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
也裒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
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

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祕書監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帝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
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
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
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
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悱以父素行高潔表讓

不受三子放懷澄放繼充懷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懷子
元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書澄字季玄起家祕
書郎轉丞清正有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
帝深愛之以為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邪王出
居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尚書領琅邪王師安帝即位遷
尚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澄脚疾固讓特聽不朝
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奏免卒
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子籍早卒次子

融元熙中為大司農

王濛

子修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
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
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
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
形於色不修小絮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
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

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沛國劉
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
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
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焉。司徒王導辟為掾，導復引匡
術弟孝濛致踐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
尹天下，方將澄清，奚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
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
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

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為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為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杷麈尾置

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修蘊

脩字敬仁小字荀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金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叅微言起家著作郎琅瑯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遐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

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
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
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
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
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
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

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

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

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垂初好時以為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

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
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
並以爽為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哀父歆爽少
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
為義興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
之炎之喻之義熙中並歷大官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
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繼繼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
愆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頻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
刑書王愷地即渭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
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塵清論有數王猷
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
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
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縉紳之令望者也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宸地既權寵任惟執鈞約乃寡
失驕則陵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晉書卷九十三